

眉州屬志卷十二

藝文志

宸翰

列傳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然文所以載道文傳而道以顯抑所以紀事文存而事以彰則文亦綦重矣蜀地岷峨鍾秀江漢炳靈人文之盛古比齊魯焉明代升菴楊氏編纂蜀乘其藝文一志搜羅之富當時艷稱眉州僻處一隅誠不足以比全蜀然自漢以來其德業事功載之國史者代不乏人若宋之眉山魯國巽巖諸父子兄弟世濟其美或闡聖學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宸翰

一

之精微或著忠貞之讜論或承絕筆於麟經或抒幽憤於騷雅其他慷慨立朝從容就義以及鄉閭潛德閨閣幽芳事既有徵咸多論述至若名勝之區文人墨客標題徧焉而師友之淵源讌談之紀錄散見於他書者尤難備拾所惜限於尺幅如高文大冊皆未能登載取其切於眉之地與事與人者編而輯之爲若干卷後之覽者卽其地以徵其事如遇其人而道斯在焉則尙友之間亦可以激昂奮發而興起也夫作藝文志

宸翰

晉

贈楊邠內史策

策曰己未使持節都督江陽諸軍事大將軍瑯琊王濬謹遺板命前衡陽內史楊君忠肅貞固守正不移雖危迫節義可嘉不幸殞卒孤城甚悼之今列上尙書贈君淮南內史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宋

贈蘓軾太師勅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宸翰

二

勅曰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型之莫覲尙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蘓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

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巍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孝宗蘓軾文集贊并序

制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盖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義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能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蘓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花實品彙

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  
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  
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  
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嘗寘左右以爲矜式信  
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  
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蝨賊手抉雲漢幹造化機  
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  
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  
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宸翰

四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竒  
韓柳雄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  
時掩卷三嘆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選德殿  
書賜蘓嶠

賜吏部尙書李稟歸田不允詔

端平二年

詔曰朕始躬萬幾靡遑他務廸顛耆俊共圖康功  
卿作我恭先爲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  
誼再三繩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特其大閑  
耳若耆耄好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爲

限也書不云乎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尙  
安厥位毋駿爾行

皇清

諭祭陣亡守備彭承緒文

乾隆二十六年

制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  
彭承緒賦性忠直國爾忘身禦敵衝鋒奮勇陣歿朕用  
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聿昭不朽之榮庶享匪  
躬之報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列傳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五

漢

張皓傳

後漢書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  
太子少傅封畱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  
州郡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尙書僕射職事八年  
出爲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  
畱心刑斷數與尙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  
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  
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

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  
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  
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  
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空  
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  
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  
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  
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  
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六

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  
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  
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  
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張綱傳

後漢書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  
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  
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  
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尙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  
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  
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  
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  
下少畱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  
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七

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  
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  
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  
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  
也書奏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  
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

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尙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

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曰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



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輦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九

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楊戲傳

後漢書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宏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

爲屬主簿亮卒爲尙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  
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  
南中郎參軍副貳庾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  
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  
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  
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  
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  
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未嘗以  
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緡然篤於

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  
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  
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  
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長兒也有識以此貴  
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尙書督  
庾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以延熙四年  
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  
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

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杜撫傳

後漢書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大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一

蜀漢

楊洪傳

三國志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

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於南安

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憾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憾洪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三

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屬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張翼傳

三國志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皓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庾隆都

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  
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  
還郡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  
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  
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  
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  
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八爲尙書稍遷督

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六年與衛  
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爲  
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  
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  
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  
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  
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  
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於

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晉

李密傳

晉書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五

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烝烝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微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鑒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



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

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七

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尙辟別駕尙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爲宏叅軍而不還尙白宏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爲之文甚有辭理

唐

蘓味道傳

唐書

蘓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蘓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閒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眞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八

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遷益州長史末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其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

也故世號模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於時

宋

田錫傳

宋史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宋白皆厚遇之爲之延譽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運判六年拜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并錢五十萬性好直言既居諫職極陳時務大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十九

有裨益言軍國要機者一幽燕竊據兵所當興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頃歲王師平太原稽功賞者二載願因郊禋之禮議平戩之功駕馭戎臣莫此爲重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交州未下老師費財縱使得之如獲石田自古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願務修德以來遠何必以蕞爾蠻邦上勞震怒乎其二諫官不聞廷爭給舍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殿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未嘗訪以事政集賢院雖有書籍

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豈聖朝美  
事乎臣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海宇平寧  
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  
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顧尙書省極其湫隘郎曹  
無本局尙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  
院就武成王廟豈太平制度耶臣願別修省寺用  
列職官其四獄官枷扭鉗鎖尺寸斤兩並載刑書  
未聞以鐵爲枷者况隆平之時於法所無去之可  
矣疏奏優詔褒賜有謂宜少晦以遠讒忌答曰事

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耶時  
趙普盧多遜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然後聞  
又令於閣門署狀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以  
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多遜不悅六年罷爲河  
北運副復上邊要四事一謂動靜之機不可妄舉  
夫動爲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  
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  
北鄙繹騷皆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矜捷捕小  
勝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願申飭將帥慎

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  
務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  
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省  
功倍誠要舉也二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夫國家  
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勞遠務則危爲君有  
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  
情是求至治也若漢武伐單于唐宗討遼東是舍  
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因上所欲不敢盡  
言言而見聽未必蒙福一有不從方且虞禍惡在

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乎三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  
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  
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可退而進則違利  
可速而緩則利必失可緩而速則害必至可誅而  
赦則奸宄生心可赦而誅則忠勇解體可賞而罰  
則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利僭踰之輩誠不可  
以不審也四謂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孟賁之狐  
疑不如童子之一得倘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自  
國家圖燕以來聯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

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書奏上甚嘉之七年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徙知相與睦州吳越舊阻禮教錫爲建孔廟請給諸生經籍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極言時政上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兼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旱上章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召爲工部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二

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眞宗遷吏部郎中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戚然命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出知泰州彗星見召見便殿諭以不半歲卽召咸平三年宋白應詔舉賢良方正屢召對願帝以皇王之道治天下舊時御覽無益治道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請鈔畧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冀以涓埃之微

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又見唐黃門侍郎趙宏智爲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盡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二國以來經濟要說并前代君臣事迹書於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列爲十卷輒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時京東西淮南水災遣使振恤貧民平決獄訟錫言朝廷檢勘災傷乃是虛

名施行賑貸亦非實事點募拳勇云守本城尋卽押赴京師今灾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以貽宵旰之憂而已帝爲動容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諍臣之體卽日命兼侍御史知雜事凡遇進見容色必莊目之曰此吾汲黯也俄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李沆曰田錫直臣

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其章奏已至若此諫官不可多得天何奪之速乎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爲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服之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廷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以爲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四

孫抃傳

宋史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登第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侍讀兩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吏部郎中久處顯要泊如也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篤厚寡言人以爲長者韓絳論抃非紕繩才抃卽手疏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



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  
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無乃是乎若  
然臣誠不能仁宗察其言趨視事在臺數敢言不  
爲矯激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抃奏罷之劉  
沆爲溫成后護喪葬且議冊建陵立廟抃言其非  
禮率官屬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  
又奏梁適在相位上不能平持權衡下不能篤訓  
子弟言官數論奏未聞報可恐無以慰物論陳執  
中妾撈殺婢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論列皆罷之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五

改翰林學士承旨帝讀龜筮傳問古人乃作必由  
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旣決於己又詢於衆猶謂不  
有天命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  
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  
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命與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  
所進退再遷禮部侍郎五年樞副程戡罷帝欲用  
舊人卽以命抃歲中叅知政事年益耄無所可否  
韓縝彈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英宗

進戶部侍郎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  
文懿

石揚休傳

宋史

石揚休字昌言唐兵部郎仲覽之後由江都徙京  
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歷數知天下  
將有變蜀爲最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瀉遂  
家焉揚休少孤力學登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  
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中牟當國西門衣冠往  
來之衝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奏免富民隸太常樂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六

工僥倖免役者改秘書丞累遷判鹽鐵勾院修起  
居注故事起居注得侍坐揚休奏史官以記言動  
宜令立侍詔從之轉刑部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  
內出香祀濫成廟誤書稱臣奏改之兼勾當三班  
院爲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使契丹道卒  
平居喜閑放養猿鶴玩圖書吟咏自適所擬上封  
事十餘章大畧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  
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  
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

於時者然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稱之至於誥命非其所長

陳希亮傳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徙青神又遷洛陽希亮幼孤好學其兄使治錢息悉焚其券業成諭兄子庸使學俱登天聖進士調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出入章獻后家交通諸貴倚勢據民產莫敢發希亮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又辨郴州竹塲僞券給輸戶送官事覺當坐察非所造出之已而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七

果得僞印賜五品服遷殿中丞徙知鄂縣俗多火災巫覡歲漁民財託言緋衣二老人行火希亮爲嚴禁之勒爲農者七十餘家毀淫祠數百區遷太常博士去之日父老泣送以母老乞侍親復知臨津服終改開封司錄福勝塔火詔有司更造希亮上言願以此費餽陝西用兵又言青州民趙禹奏元昊必反可賞不可罪人韙其言擢徐州推官坐外戚沈元吉誣訴引罪廢居踰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知房州房素無兵備希亮取牢城卒雜

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民恃以安有殿直雷甲不能戢下所至爲暴當行軍法願捕盜自贖獨治其爲暴者運使遣供奉官崔德贇捕劇盜黨軍子不能得妄殺竹山民向姓父子三人冒充之察其冤抵罪流德贇通州人告華陰人張元走夏國爲謀臣詔徙合族於房饑寒且死希亮奏其踈屬奏釋之老幼走哭畫像祠焉移宿州作飛橋以便往來賜縑褒獎始下其法自畿邑至泗州皆效之皇祐元年入奏事仁宗忽憶昔沈氏事勞日知卿

疾惡已甚改提舉河北便糴轉運魏瓘劾其擅增物價廷辨直之奪瓘職希亮力請罷提舉還知滑州會河溢悉發禁兵捍掃廬所當決處水不爲害盜起冤句劫張郭鎮執通判井淵改希亮知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方淮南饑運使亟調里胥折役米十三萬石米驟貴希亮請悉蠲之旁郡皆得除豁壽春守王正民坐劾爲白其無罪正民得復官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謀反伏誅餘遷者疑不自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希亮貸而流之盡以其衆

給使令守倉庫衆感德誓爲効死改提點江東刑  
獄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判官  
判三司戶部奏蠲滎州鬻鹽三十餘萬斤歲久殫  
竭民破產籍沒三百餘家盡還之俄兼開拆司日  
夜課吏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  
事二百一十二萬得免稽留會接伴契丹使還請  
外除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  
周元自稱大王震動汝洛希亮卽日輕騎出按斬  
元以狗流軍校數人餘悉赴役如初轉遷京東捕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二十九

大猾號截道虎者流諸海島徐州守苟暴以細過  
籍民產誣小盜抵死希亮劾廢之移知鳳翔歲饑  
請以陳易新官民皆便于闡使者入朝預戒譯者  
宴勞如禮至日羅拜庭下食畢護出其境無一人  
譁者英宗卽位遷太常少卿自劾求去分司西京  
致仕卒年六十四贈工部侍郎爲人清勁寡欲不  
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  
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卒後養其

母終身以女妻若子端平使同諸子學後登進士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見逸民

陳慥字季常希亮之子少與蘓軾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晚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常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因謂之方山子及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其爲慥云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三十

蘓洵傳

宋史

蘓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舉不第悉焚所爲文益閉戶讀書通六經百氏諸家下筆輒數千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餘篇盡闔闢橫縱之說嘉祐間與二子至京師偕詣歐陽修修爲上其所作一時士大夫爭傳誦之自是三蘓之名重天下宰相韓琦奏薦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赴會將修建隆以來禮書命授文安縣簿與項城令姚闢同纂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方奏未報而卒賜其

家縑與銀各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得光祿寺丞  
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蘓軾傳

蘓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  
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  
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  
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比  
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  
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

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  
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  
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  
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  
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  
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  
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  
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  
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

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  
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  
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  
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  
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  
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  
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

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  
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  
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  
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  
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  
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旣除喪卽葬姑後官可  
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  
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



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阜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

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嘗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

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

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

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

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

可否若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爲陛下有意興作上縻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

目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

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

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臣聞長老之譚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

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

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邨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



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竝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史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蘓軾成之珪有難色神

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蘓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猶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

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

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

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

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

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

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  
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  
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  
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  
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  
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  
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  
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表羨緡得二千  
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四十五

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  
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  
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  
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  
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  
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  
復造堰牐以爲潮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  
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

爲長隄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  
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  
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  
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  
蘓公隄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  
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徃拜焉至  
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徃告義天亦使其  
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  
奏之因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

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  
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至墮其計今  
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  
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  
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  
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  
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  
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

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水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蘓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

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憾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竝且鑿黃堆欲注之

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  
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  
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  
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  
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  
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  
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  
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  
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

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  
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  
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  
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  
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  
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  
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  
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  
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



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問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召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旣行上書言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四十九

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

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憾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

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

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葺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五十一

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

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孝宗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五十二

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峩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

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遂節

論曰蘓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五十三

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竒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

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蘓轍傳

宋 史

蘓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爲澠池簿又同應制舉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勤因制策極言得失畧曰臣愚不敏竊意陛下徒有憂懼之言而未見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憂懼小心天下皆謂如周文王自西方解兵此念不存幾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惟無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五十四

事不先憂故有事不得不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竊聞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越於常數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內則蠱惑以傷和伐性外則請謁以奸政害事加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歌舞飲宴賞賜過度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而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餘臣恐民心自此離也策入考官司馬光謂有愛君憂國意取置高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媿之而不敢

怨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置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意轍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改命沈邁爲之轍乞便養親改大名父憂服除安石擢居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會出青苗書使熟議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雖良吏未免有姦錢一入手雖良民未免妄用及至輸納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昔唐劉晏掌國計

未常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此非國之福且不便民吾但使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使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今日常平法耳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其效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於陝西漕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安石大悅於是決意行之轍又議役法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大夫也有田以爲生

故無逃亡之憂樸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自開元以後租庸調壞代宗以畝定稅至德宗楊炎作兩稅法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胥吏之徒亦皆放免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役之耶安石不聽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

生事皆莫敢言轍徃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還奏各務生事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乃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推官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改著作佐郎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官移知績溪元祐元年召爲右司諫首論蔡確韓縝章惇呂惠卿奸邪皆去位安置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願且依見雇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來年役使鄉戶務令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



進退皆便又言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  
至於治經誦說講解尤不輕易計至來年秋試日  
月無幾未可施行乞且罷王氏新學并律義至經  
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  
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  
皆不能從時議棄守蘭州五砦大臣不能決轍言  
頃者夏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復遣使來初不自言  
度其狡心蓋知近者上下厭兵欲使此議發自朝  
廷倚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持而不予彼情得勢

窮始來請命此機一失必爲後悔設若點集兵馬  
屯聚境上許之則不以爲恩不予則邊釁復啓况  
今主上妙年母后聽斷邊臣將帥恩威未洽臨機  
決斷誰任其責伏乞早賜裁斷無使別致猖獗未  
報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呂  
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仍其舊脩  
所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  
是欲超過於先帝也公著悟然竟未能用進戶部  
侍郎因轉對言財賦之原出於四方委於中都善

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常足轉運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計欲求富國先困轉運轉運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則戶部亦憊矣又言臣考之祖宗故事今日戶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何也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手足得有所賴若不專任口腹欲求一飽且不可得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猶口腹也頃者朝廷每

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昔者司馬光知其爲患嘗使戶部收攬利權而所收不得其要若不早救後患必甚其一河事本屬轉運督諸埽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取河渠案置都水監

設河北外水監丞置監以來所補何事至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始不勝其弊矣其二分曹案所掌內爲軍器監隸工部外爲都作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其爲物稍輕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期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必不至此其三分脩造案爲將作監以隸工部惟以辦職爲事緩急利害誰復承

當如近來竹箔積場歲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尋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仍令船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有無損敗戶部雖知不便以事涉工部不敢復言凡此之類不能遍舉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都水軍器將作三監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無使傷財害民工部惟程其功之良苦作之遲速自不至敗事乏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

仍舊尋權吏部尙書自元豐定吏額比舊增數倍命轍量事裁減有吏白中孚者欲取逐司兩月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積若干分而爲一人則吏額多少之限自無所逃轍白宰執曰此羣吏身計所係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遂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請據實立額俟吏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呂大防不用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又任其好惡改易諸

局未幾永壽坐贓刺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使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文及轍伏苓賦以不得見全集爲憾使還遷御史中丞調停之說方起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宰相力言其非退而上疏畧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此何異懼盜賊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猶冰炭同處必爭爭則小

人必勝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一薰一蕕十年猶尙有臭蓋謂此矣前者用事之臣宜大加斥逐尙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若使此輩復進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疏入后於簾前讀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又奏乞宣諭大臣各宜正己平心無爲生事要功惟因弊修法以安

民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來異同反覆蓋亦不足慮矣所謂平心正己者如黃河北流正得其性而水官穿鑿導之使東陛下遣使按視知其不可猶或固執不從遂使河朔財力俱困至於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不體聖心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如此二事是也所謂因弊脩法者如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及元祐初務於復舊物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熙寧立法三等惟中等出

錢最得其便且如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復差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以歲計之已爲三十六貫二年爲費七十有餘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如此二事是也六年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力所不加必須且止至於人君於事不知則已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若果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時夏人地界之議日久不決明年果以

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朝廷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悉如轍所料轍又乞罷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別選老將以守后以爲然與宰相不合竟不能從夏復引騎十萬壓通遠境挑掘所爭崖巖三日而退熙河奏乞因夏兵之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凡欲用兵先當論理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與夏人議地界始用慶歷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明夏人不從朝廷不能固

執旣而許於隴諾城依綏州例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且夏兵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巉此意可見大后遂從轍議三省除李清臣蒲宗孟吏兵二部尙書轍言其不便議亦寢紹聖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尙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果以事激怒上意會廷試清臣撰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豐之意轍奏

先帝天縱之才其所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破家之患黜諸科誦數之學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自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營於後前後相濟正聖人之達孝昔漢武帝耗蠹海內修鹽鐵權酤均輸

之政民不堪命昭帝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顯宗以  
察爲明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宗代之以寬厚愷  
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之說仁宗臨御  
罷藏梓宮以泯其迹英宗濮廟之議先帝不憚改  
而從舊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哲宗覽  
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數月元  
豐諸臣復用再責轍知袁州降朝議大夫試少府  
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徽宗徙永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宮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六十四

崇寧中又降朝請大夫罷祠築室許州號穎濱遺  
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  
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  
熙中謚文定生平性沉靜簡潔寡言鮮慾有以起  
人之敬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與軾相近所著詩傳  
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  
适遜 族孫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  
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喜其力學轍亦愛獎



之黃庭堅竒之曰此蘓氏之秀也登進士調廣都  
縣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  
間茂州蠻叛朝廷下令招降元老移書成都帥周  
燾言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  
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其次以夔兵誘其  
前陝兵從其後諸道大集不十日賊必破降則威  
懷之道兩得今不討而遽招後必復叛不免重用  
兵矣燾得書卽召與計事元老策茂有兩道正道  
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清

眉州屬志

卷十二

列傳

六十五

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  
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  
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  
元老策蠻勢蹙乃降歷遷成都運副入爲軍器監  
累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  
方用事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希意論元  
老學術議論頗倣軾轍罷提點明道宮歎曰昔顏  
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卒年四  
十七有詩文行於時